

我的衰弱的老父亲,还能在那块黑板上画出图画吗?他已经迷失了自己。他不仅擦掉了黑板上所有的内容,甚至连那块黑板也要丢失了。

留住时光

擦黑板是我父亲晚年每天都在干的活儿。他用一只无形的时间铸成的黑板擦,不停地拭擦着黑板上的内容。当然,黑板也是无形的。虚无的黑板擦、虚无的黑板,但所擦的内容却是真实的。人们喜欢说,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你可以在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经历、行为、事件、话语、记忆)。而你到了晚年,到了最后的岁月,最新最美姑且不论,那张白纸上确实是画满了图画,那些图画把纸张挤得没有一丝空隙,很多图画甚至重叠在了一起。当然,也可以用黑板替代白纸,你所有的图画都画在那块黑板上,最后,这块黑板被投入了火炉,或者说,那些图画(经历、行为、事件、话语、记忆)被投入了火炉,变成一缕白烟,遁入空气,随风而逝。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父亲在生命的天限来临之前,要将黑板上的内容亲手擦掉,而不是交给火炉,只有这样,我父亲才会甘心。我父亲可能是这样想的:那些图画(经历、行为、事件、话语、记忆)是我画的,最后也应该由我来毁掉。我来到人间是一片空白,我离开人世也应该是一片空白,这样才公平,这样才无怨无悔。

我父亲先把自己擦掉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最后擦掉自己呢?我父亲迈入九旬门槛后的一天早上,他像往常那样到卫生间照镜子。我父亲是个很注重仪表的人,到了晚年仍旧爱打扮,每逢出门,都要穿得挺括齐整,还老是要戴领带,所以,照镜子

成了他的家常便饭。那天早上,他一直滞留在卫生间里不出来。我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便进卫生间找他。我母亲发现他在镜子里端详自己。我母亲从镜子里看到了我迷茫困惑的目光。当然,我父亲一进卫生间就照镜子了,所以他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已经有了些辰光。我母亲说,你有完没完了?我父亲却迟疑地问,镜子里的老头是谁?在我父亲的眼里,镜子里的老头一脸皱纹,满头白发,由于没把假牙安上,两腮变成了凹陷,看上去多丑陋有多丑陋。我母亲听我父亲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一部分生命已经流失了,还以为他在故意找茬,便没好气地扔下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啊”,就去准备早餐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父亲还困惑地站在镜子前抓狂,他不知道他已经把自己从那块黑板上擦掉了;他不知道一旦擦掉,就再也找不回自己了。一直到离世,我父亲的脸上都布满了疑惑:我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啊?

再比如,我儿子远上大学那年,我父亲的认知还没出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件事清清楚楚记在了他的黑板上了。可是后来,他开始擦他的黑板时,把这个也擦掉了。远远假期回来,我父亲就问他,你考上大学了吗?远远有点哭笑不得,他对他的爷爷说,我考上大学已经一年了。我父亲欣喜地说,你已经是大学生啦?远远郑重地点点头。但是过了会儿,我父亲又不放心地问,你真的考上大学了?远远有点不高兴了,这种事我怎么会骗爷爷?我父亲用半信半疑的语气说,考上就好,考上就好。远远把这事告诉了我,问我爷爷是怎么回事。我只好说,你爷爷正在失去一部分自我。我这种抽象的回答让远远有点迷惘,但他并没有深究,他还太年轻,有许多东西需要他深究,但这个问题不属于自己他深

究的范畴。后来,远远每次回来,我父亲都要问他有没有考上大学。有一回,远远跟他开玩笑,没有考上啊。我父亲不安起来,拉着远远的手问,你怎么没考上啊,你要去考啊。远远笑了起来,他爷爷也跟着笑。远远的笑是因为觉得有趣,而他爷爷的笑则是傻笑。有一次,我父亲来我家吃饭。吃好饭坐在沙发上小憩,看到茶几上有个去除衣服毛球的修剪器,形状像极了电动剃须刀,便拿起来端详,目光里充满好奇,神情纯真得像个孩子。他身边坐着他的孙子远远,但他并没有问远远这是什么玩意,只是默默地拿起又放下,又拿起又放下,如是者数次。在远远看来,此刻爷爷俨然是个魔术师,这位衰老得无法再衰老的魔术师,将毛球修剪器视为某种道具,会变成什么魔术来。可是魔术师最后却把毛球修剪器贴到自己嘴唇上的花白胡须上。这一幕像锥子似的刺了我一下。我明白,我父亲已经把他的电动剃须刀从他的黑板上擦掉了。他的电动剃须刀还是他的宝贝女儿从加拿大带回来的,他一直视为珍宝,在他内心,电动剃须刀就是女儿的象征,睡觉都要放在枕头底下,可是他却把它擦掉了。毛球修剪器使他隐隐约约想起了他的电动剃须刀,他便想用它来剃胡须。远远从他手里夺下了毛球修剪器,并告诉他这个东西不是电动剃须刀,它是用来干嘛的。我父亲又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态,他佯装听懂了远远的话,然后趁远远不注意又拿起毛球修剪器贴到自己的胡须上。远远又想夺下来,我在一旁说,就让爷爷权当剃须刀吧。远远打开了毛球修剪器的开关,里面的小马达嗡嗡响了起来。这响声与电动剃须刀的声音毫无二致。我父亲笑了起来,笑容里有种得意的东西,仿佛在说,怎么样?我沒弄错吧,确实是电动剃须刀啊。日后,每

当我想起这一幕,心里就无比酸楚。我父亲把嗡嗡作响的毛球修剪器按在他的胡须上,当然,什么也没剃下来。他又试了几次,胡须仍完好如初。他只好把毛球修剪器放回了茶几,一脸的绝望和落寞。

显而易见,那块无形的黑板是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确切地说,与这个世界产生联系的,是黑板上的内容。要是你把黑板上的内容都擦掉了,那么你与这个世界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我父亲的晚年就是在与世界渐渐失去联系中度过的。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他是多么恐慌。他想重回这个世界。他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依恋和不舍。这个世界有他的儿女,有他与妻子共度的时光,有他美好的回忆,有他触摸过的物件,有他喜欢的食物,最主要的是,有他所有的只属于他的回忆。可是,怎么重回这个世界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他看来这是个绝妙的办法,当然,这也是个笨拙得无法再笨拙的办法,那就是跑步。他相信,通过一次次跑步,总有一天会重回这个世界。现在,我在写下“一次次”时,内心无比心酸。我心酸的是,除了跑步,他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亲爱的世界了。这是他重回这个世界的唯一的途径。他早上跑,下午跑,跑了多少“一次次”啊。可是,无论跑多少次,无论跑多久,无论跑多远,都无法重回这个世界了。重回这个世界,根本不是通过跑步,而是通过在那块黑板上画上图画(经历、行为、事件、话语、记忆),这也是回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办法。可是我的衰弱的老父亲,还能在那块黑板上画出图画吗?他已经迷失了自己。他不仅擦掉了黑板上所有的内容,甚至连那块黑板也要丢失了。最后,他自己本身将被一块巨大的黑板擦掉。所有的人最后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命运。



管弦乐队用乐器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海景图,滔天巨浪中,荷兰人驾驶着帆船,独自与海浪奋力搏斗,我们在序曲中即能体会到瓦格纳乐剧的多层次特质。

瓦格纳的海浪

□南西

上海音乐学院拆除外墙后,几幢百年老洋房露出闺中倩影。穿行音乐学院,观摩老洋房,体验城市音乐之旅不再是件遥远的事。我尤其喜欢其中一座老楼,宛若巴伐利亚的中世纪城堡,彩绘花鸟玻璃窗漂亮极了,那里曾是上音图书馆。

与此洋楼相隔不远,是被上音院长廖昌永称为“梦开始的地方”——上音歌剧院。世界上大多数音乐学院的校园规模都不大,一所学院能拥有一座独立的歌剧院更是难得一见。所以,买一张票坐进音乐学院的剧院里听场歌剧,既能欣赏歌剧,又能感受到音乐学院的氛围,此乃双重喜悦。

那一天,我看的是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瓦格纳,被誉为西方歌剧的一代宗师。《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浪漫歌剧,改编自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的《史格贝勒渥普斯基先生的回忆录》。

在遥远的北欧,相传有一个在海上航行的荷兰人,发誓一定要行船驶过好望角。魔鬼听见了他的话,惩罚他永远在海上漂流,7年方可登陆一次,直至世界末日。除非,岸上有一个姑娘,真心爱他,愿意嫁给他,才可解除魔咒。有一年,荷兰人的船停在了挪威海岸,荷兰人遇到了挪威姑娘森塔。森塔一直着迷于荷兰人的传说,希望自己能成为打破魔咒的天选之女,然而,森塔的未婚夫阻止了这一切,森塔从绝望之中跳入海中……

神话题材,在艺术作品中历史悠久。《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第一次将神话题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也是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他向“乐剧”理想迈出的第一步。瓦格纳认为,乐剧是融诗歌、音乐和舞蹈于一体的“总体艺术”,音乐是为情节而服务。所以,观看瓦格纳的乐剧,主要关注的是情节和舞台表演,他的乐剧题材常常采用的是象征理想的神话。1843年,《漂泊的荷兰人》在德国最古老的歌剧院之一的德累斯顿歌剧院首演,赢得不错的市场口碑,瓦格纳的名声亦由此确立。之后,他创作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同样是用歌剧形式来演绎神话的典范之作。

《漂泊的荷兰人》中的序曲,是瓦格纳歌剧中著名的一首序曲,也是我听过的最有排山倒海气势的序曲。在指挥家、钢琴家、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的执棒下,管弦乐队用乐器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海景图,滔天巨浪中,荷兰人驾驶着帆船,独自与海浪奋力搏斗,我们在序曲中即能体会到瓦格纳乐剧的多层次特质。

歌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漂泊的荷兰人》的舞美设计极具标志性。一艘红色的幽灵船空降舞台,与灰色的挪威号并置于同一个超现实的虚拟空间中,令观众恍如置身于瓦格纳所构筑的大海之中,耳畔的乐音仿佛汹涌的巨浪,舞台上多媒体现影中一望无际的大海波涛汹涌,令观众感受到漂泊的无奈和艰辛。

有一个表演设计蛮有意思。按照剧情的推进,女主角森塔应不会在第一幕中就出现。不过现场却在第一幕中就看到了森塔。在舞台的一角,森塔坐在一堆由麻绳和布料堆成的床上,手里捧着本书,有时又独自骑着一辆脚踏车在舞台上转圈,一个人拿粉笔写着什么。她并不说话,只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起初没明白导演为何这么早就安排森塔出场。后来想了想,可能导演是借这种方式来表达森塔通过阅读荷兰人的传说,很早就对荷兰人神往不已。

总之,对于想了解瓦格纳歌剧的听众来说,时长三小时左右的《漂泊的荷兰人》可作为一部入门瓦格纳的基础剧目。

独有偶,近些年刷刷,刷到一部拍摄于1951年的老片《潘多拉与飞翔的荷兰人》。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城市,有位神秘的船长叫亨德里克,他独自经营着一条自己的大船,船上就只有他一个人。聪明伶俐美艳的潘多拉是位小有名气的歌手,唱得一嗓子好曲子,但她却从未真正爱上任何男人,除了亨德里克。但是亨德里克却是个被上帝诅咒的水手,他必须在海边徘徊或者在海上航行,不能长期生活在陆地,他必须如此生活,直到世界末日,化解诅咒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爱她的女人肯为他死去,他才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潘多拉肯为了自己的爱人而把自己葬身大海吗?他的爱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也经得起海誓山盟吗?在这个小港口里,潘多拉与飞翔的荷兰人演绎了一场具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毫无疑问,影片背景同样取材于“荷兰人的传说”。

提到瓦格纳和《漂泊的荷兰人》,还想起村上春树的一篇小说《再袭击面包店》。有天晚上,新婚不久的男女主人公都感到了饥饿,男主人公对妻子说他在婚前有一次因为饥饿难耐,袭击了面包店。不过,在他和同伴准备下手抢面包时,戏剧性的一面出现了。面包店主人是个古典音乐的狂热爱好者,那时店里正好在放瓦格纳的序曲集。店主便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只要他们能老老实实把那张唱片听完,就允许他们把面包拿个够。男主人公和同伴于是把菜刀和小刀塞进披土顿包里,坐在椅子上和店主一起听了《汤豪舍》和《漂泊的荷兰人》的序曲,最后他们拿回了很多面包,一连吃了四五天,等于是听瓦格纳作为报偿而得到了面包,相当于一种交换。更戏剧性的还在后面。男主人公本来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那次事件之后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返回大学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去法律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边准备参加司法考试,同时认识了女朋友,并与之结婚,过上了规规矩矩的生活。他说至今也没明白面包店主为何那么做,但是他实实在在从那次事件中受到了心灵冲击……村上春树的故事大抵如此,要说没有深意吧,还是有一些的;要说有许多深意,故事又显得有些荒诞……不过,村上春树居然想到用听瓦格纳来换面包以至于改变了男主生活的桥段,还是挺有趣的。

今年是瓦格纳诞辰210周年及逝世140周年,看看瓦格纳的剧听听他的曲目算是一种致敬方式吧。



秋色赋 吴有涛摄

有一瞬,我想出钱让他俩包一部车去掘港,免去中途辗转摸寻甚至可能的淋雨。或者最好走过去,帮他俩落实确定路线。

愿大雨来临前,他俩已坐上汽车

□江徐

坐看苍台

三年疫情,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车站售票窗口减少了,城际班次压缩了,有些路线大概已进行合并。我是无所谓的,难得乘一次城际公交,临窗而坐,调整到无所事事的状态,放松着,放空着,看看路上五颜六色的人,就像观看没有对白和旁白的电影。

车上有一对盲人,兄弟俩,看起来年近花甲。之前在候车室,听到其中一位向检票员打听:去掘港,怎么走?被告知:没有买到掘港的直达车,乘吕四到南通的班车,通州湾下。兄弟俩用细竹竿戳着地面,一步一步,摸上检票员指点的这班车。

“弟兄两个,一个也看不见,罪过,真是罪过……”“就是说呀,你哪怕有个看得见的人带带,叫他们摸到哪儿去呢……”同车的乘客对失明的兄弟俩纷纷表示同情,然后开始讨论——通州湾那里,现在到底有没有到掘港的车?假使没有,正确的乘坐路线应当是怎样?有人认为,到时如果实在找不到,或许可以打110电话,让他们开车送一送,“残疾人嘛”。

他们似乎对自己提出的主意有几分把握,但谁也没有直接告知兄弟俩。仿佛他们使用一种语言,他俩使用另一种语言,无法对话似的。

众人七嘴八舌一番讨论后,驾驶员一锤定音:“我只晓得,今朝这两个人要上当咯!”我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但是语调告

诉我,他觉得自己对人情世态颇有经验。那语气不能说是幸灾乐祸,也许应该理解为爱莫能助。

“这两个上了当的人”,到通州湾下车后,互相搀扶着,靠一根竹竿来回踅摸,很久很久,找不到车。天快黑了,也许还会像天气预报预报的那样下起雨来……这是很有可能的,车窗外风起树摇,一场大雨正在酝酿。

有一瞬,我想出钱让他俩包一部车去掘港,免去中途辗转摸寻甚至可能的淋雨。或者最好走过去,帮他俩落实确定路线。又冒出其他一些念头,如此这般,终究没有开口,也没有出钱,默默旁观同车人。

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到底还有手有脚,还能用语言表达欲求,即便不能,还能自我观照,用思想选择如何看待人生。与其说这种想法消除对我他的悲悯,毋宁说让他自己从对他的悲悯中得以解脱。

众人商讨正确的乘坐路线的时候,兄弟俩端坐着,一前一后,没有开口搭讪,更没有求助。是听不懂通东方言?还是有些听懂,但没有搭讪的兴头?有人表示疑惑,“他俩能不能听到我们说话?应该能听得懂吧?”他俩也没有做出回应,就像完全听不懂一样。坐在前面那位,怔怔地望向前方,像是透过挡风玻璃,凝望不断迎面而来的初夏的路景。

我想起小时候,看到过一对开眼盲人,也是兄弟俩,也是五六十岁的样子,一个看不见,另一个看得见的用一个竹竿牵引兄

弟赶路。听闻哪个村里哪户人家办红白喜事,就赶过去说利害。偶尔从门前路过,祖母就问他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祖母娘家和他俩似乎有点沾亲带故)。带路的那个笑着,说从哪里哪里来,到哪里哪里去。问的人,答的人,语气中似乎都有些现世安稳、阡陌相逢的淡淡的欢喜。

冷冷暖暖,倏忽之间便是十年,二十年。前年,一位亲戚去世,去祭拜的途中再次遇见这对盲人兄弟,确切说是看见他俩过桥的背影,两个人,戳两根竹竿,一前一后,走着。有一瞬,我甚至怀疑,面对这对难兄难弟,就是年幼时看到的那两位。

“驾驶员师傅,我们到掘港应该怎么转乘?”最终,兄弟俩中的一人还是开口,大概他现在没了十足的把握。“不知道!”驾驶员回答得斩钉截铁。明明,之前他还有与旁人讨论如何搭乘呢。有人问他俩,通州湾到底有没有到掘港的车。弟弟说有的,之前乘过。那人似乎放了心,连连说乘过就好,乘过就好。

一车的沉默,各自的沉默里装满各自的心事。

报站声音提醒,下一站就是目的地,我站到门口等候。村庄,河流,大块的原野,高压线塔,塔上的鸟巢,悉数从眼前闪过。又闪过桥头一棵横斜的柳树。蓦然想起童年,有几个夏日,我跟随祖母去海边的继母家,会路过这棵柳树。就是这座桥,这棵柳树。

我先下了车,愿大雨来临之前,他俩已经转乘开往目的地的汽车。

若问艺术为何不得其妙,原因当在艺术本身之外寻找。